

没有男人的夏天

(美) 希莉·哈斯特维特 著 杨眉 译

The Summer Without Men
By Siri Hustvedt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没有男人的夏天

〔美〕希莉·哈斯特维特 著 杨眉 译

The Summer Without Men

By Siri Hustvedt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2285

The Summer Without Men

by Siri Hustvedt

Copyright © 2011 by Siri Hustved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男人的夏天 / (美) 希莉·哈斯特维特著;

杨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836-6

I. ①没… II. ①希…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2647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彭 伦 任 战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封面绘图: 晚 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836-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他说过暂停那个词之后，一度，我气疯了，最后住进了医院。他并没有说我再不想见你了或者结束了，可是过了三十年的婚姻生活，暂停足以把我变成思绪如微波炉袋里的爆米花一样迸裂、飞溅、彼此颠扑的疯子。我作这番沮丧的结论时，正躺在病区南单元的床上，浑身被氟哌啶醇弄得沉甸甸的，不愿动弹。那些腌臢、有节奏的嗓音在弱下去，但还没消失，而我一闭眼就看见动画角色沿着粉红的山丘疾走，又钻入蓝森林之中。最后，P. 医生诊断我的病为短期精神错乱，也称为反应性精神病，即当真疯了，但为时不久。如果超过一个月，就需要别的标签。显然，患这种特殊的失常症通常是因为受了什么触发，或者用精神医学术语来说，什么“紧张性刺激”。照我的情况，刺激是鲍里斯，或者不如说是鲍里斯缺席的事实，鲍里斯暂停去了。他们把我关了一个半星期，然后放我走了。看了一段时间的门诊之后，我找到了 S. 医生。她嗓音低沉悦耳，笑起来温婉，还有对诗歌的好听觉。她给了我支撑——实际上，仍在支撑我。

我不想回忆那个疯女人。我以她为耻。许久以来，我不愿瞅一眼她住院时在黑白色笔记本上写的东西。我知道封面

上与我的笔迹相差悬殊的涂鸦是什么，神智裂片，而我不去碰。你瞧，我怕她。女儿黛茜来探望时藏起不安。我不确知她看到了什么，但猜得出来：一个因不进食而憔悴的女人，仍旧恍惚着，身体在药力作用下麻木，对女儿的话茫然无以言对，也没法抱抱自己的孩子。随后，她离开时，我听到她对护士抽抽噎噎地说：“不像是我妈妈。”我那时丢了魂，而现在想起那句话就一阵剧痛。我无法原谅自己。

暂停是法国人，一头棕发松软而亮泽。她的乳房高耸，真的，绝无掺假。窄窄的矩形眼镜，杰出的头脑。当然，她年轻，比我小二十岁，我怀疑鲍里斯在扑向那高耸的地带之前对他的同事已垂涎多日了。我一遍一遍想象。鲍里斯，攫住暂停的奶子那当儿，雪白的发绺落在额头，旁边是转基因鼠的笼子。画面浮现的地点总是实验室，不过兴许我弄错了。他俩难得单独在那儿，“一窝鼠”团队会注意到他们酣畅之际的喧阗厮打。也许他们躲到厕所小隔间，我的鲍里斯向共事的科学家猛烈开火，眼球往上翻的那一刻他就逼近爆发了。我了如指掌。几千次我看见他的眼睛那样骨碌转。故事虽然老掉牙了——男人成日价把它重复到令人作呕，他们突然或渐渐发现“所是”并非“必须是”，于是付诸行动，摆脱照顾自己和孩子多年的糟糠老妻——却消解不了把弃妇吞没的凄惶、嫉妒和屈辱。蒙羞的女人们。我恸哭尖叫，用拳头砸墙。我吓着他了。他想要清静，想要自行其是，安然

与他梦寐以求、举止得体的神经系统科学家相处，而那女人不曾与他分担往昔、悲伤、沉滞的痛，不曾与他冲突。他说暂停，而非终止，让故事留有余地，以防自己回心转意。一剂绞心的希望。鲍里斯，墙。鲍里斯，从不喊叫。鲍里斯坐在沙发上摇头，一副窘态。鲍里斯，一九七九年娶了个诗人的老鼠侠。鲍里斯，你为什么离开我？

我得走出那公寓，那里伤着我了。房间和家具，街道喧哗，落入书房的光线，小支架上的牙刷，卧室缺把手的壁橱——每样都仿佛成了共享记忆那铰接的结构中作痛的骨头，关节、肋骨，或者脊椎；而每件熟稔之物，被时间的累累含义灌了铅，似乎都压在我的体内，使我不堪其重。所以我离开了布鲁克林，回到偏僻的小镇度夏。小镇坐落之地曾是明尼苏达州的高草原，我就在那里长大。S. 医生不反对。除了八月份她照例休假外，我们每周一次通话交流。大学方面“体谅”我的崩溃，我可以九月份再回去教书。这将是疯癫冬与清醒秋之间的哈欠，用诗歌填满的无风波的空洞。我会陪伴母亲，到父亲的坟前献花。我妹妹和黛茜会来探望，我受雇在当地艺术协会为孩子们开诗歌课。“获奖的本土诗人教创作班”跃上了《邦登新闻》的头版。无端端落到我头上的多丽丝·P. 齐默诗歌奖不甚起眼，专门发给其作品归入“实验”这一名目的女性。我彬彬有礼但私下有保留地接受了这可疑的荣誉和随之而来的支票，后来才悟出任何奖都

比没有强，“获奖”这个头衔给生活在对诗一窍不通的世界里的诗人添上了虽说纯属装点门面但还算管用的光泽。正如约翰·阿什伯里^①所说：“身为著名诗人和身份著名是两码事。”而我连著名诗人也不是。

我在小镇边租了一座小房子，离母亲住的专为老人和古稀之人提供的公寓楼不远。母亲住在自力更生区。尽管患关节炎，还有危险的高血压偶尔突发等其他疾病，八十七岁的她依然矍铄异常，思维敏捷。老人之家还包括其他两个分区——“辅助生活区”，为需要帮助的人；“护理区”，为临终者。父亲六年前在那里去世，有一次，我感到一股拽我去重睹那地方的力量，可我走到门口就掉头走了，逃离了父亲的幽灵。

“我对这里任何人都没提起你住院的事，”母亲急切地说，她的绿眼睛灼灼盯着我，“谁都没必要知道。”

我会忘记那滴剧痛

它沸烫于我——沸烫于我！

埃米莉·狄金森的诗来救急，编号一九三。地址：阿默

^① 约翰·阿什伯里（John Ashbery，1927—），美国诗人，出版了二十余部诗集，曾获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几乎美国所有诗歌奖。

斯特。

诗行片语一夏天向我的脑海掠飞。“无思想者的思绪若来临，”威尔弗雷德·比昂^①曾说，“也许是‘走失的思想’，或者是携着主人姓名与地址的思想，也可能是‘狂想’。问题是，它若来临，该如何应对。”



我的租屋两边都有房子——新发展的住宅，不过从后窗望去视野开阔。那里是带秋千的小后院，后枕一片玉米地，更远处是苜蓿地。远方有萌生林，一座谷仓、筒仓的轮廓，上面是永不止息的长空。我喜欢这景色，房子里头却让我烦心，不是因为丑陋，而是溢满了主人的生活气息。房主是一对年轻的教授夫妇，得了什么研究经费，携两个孩子弃巢去

^① 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1897—1979），英国精神分析学家。

日内瓦度夏了。我搁下包和几箱书，四下环顾，开始寻思自己怎么适应这个地方。到处是家庭照，不知打亚洲哪儿来的装饰枕，一排排政治学、世界法庭、外交方面的书籍，一箱箱玩具，还徘徊着猫味，幸好猫没沾家。我郁闷地想，到处容不下我和我的东西，我只是偷空儿的蹩脚文人。早先的日子我曾在厨桌边工作，黛茜打盹醒来，我就朝她奔去。教学和读我学生的诗——优哉游哉的诗，用“文学的”花体和缎带打扮起来的诗——费了数不清的光阴。但那时，我没有为自己抗争，或者毋宁说，没有以恰当的方式抗争。有些人只取所需的空间，挤走入侵者，就地安顿就行了。鲍里斯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他的全套阵势就是伫立原地“静若鼠”。而我是一只闹鼠，那种挠墙抓狂闹乱子的，可不知怎的还是维持原状。权力、金钱、阴茎的魔力。

我小心翼翼地把每张相框放进一个盒子，在胶带上注明各自的归属地。我叠起好几张小地毯，连同大约二十个累赘的枕头和儿童玩具一起卷走。接着，有条不紊地打扫房子，捣腾出一堆堆尘土，里面粘附着回形针、燃过的火柴棒、猫砂粒、好些碎掉的玛氏巧克力糖，以及种种不明身份的残片。我漂洗了三只水槽、两个便池，加上浴缸、淋浴器。我把厨房地板擦净，给满是污垢的天花板灯除尘、清洗。两天的大扫除弄得我四肢酸痛，手上划伤了好几处。不过，昏天黑地地忙活一阵后，房间清晰了。视野之内每样原本发霉、模糊的东西显出亮丽的新气象，令我欢喜，至少暂时如此。

我取出箱子里的书，在像是丈夫的书房（线索：吸烟装备）
为自己收拾停当，坐下来，写道：

遗失。

揭晓的缺席。

你若不知晓，

它就无所谓，

当然，它是，

另一种空无，

水疱般切肤，

但也是暴动，

在心和肺腑，

签名的空荡：你。

母亲和她的朋友都是寡妇。她们的丈夫大多早已作古，她们活下去，没有忘记逝者，但也不显得攥着亡夫的记忆不放。实际上，时间使这些老太太气度非凡。私下里，我叫她们五天鹅，罗灵梅多斯之东的精英。女人们得此殊荣，倒不是仅仅凭借耐受力，或者身体无恙（她们都闹着各样的病），而是因为五个人享有的精神坚韧和自治，给她们笼上了令人羡慕的自由。岁数最大的乔治（乔治亚娜）承认天鹅的运气好。“目前为止，咱们还守得住头脑，”她俏皮地说，“当然啰，谁也弄不清——咱们常说，凡事随时登门。”她从

助行架上抬起右手，弹了弹指头。然而摩擦力太弱，响指不响，她似乎也料到了，因为脸上皱出了斑驳的笑。

我没告诉乔治：我的头脑失而复得，弄丢那会儿吓得我灵魂出窍；也没说站在长走廊和她聊天时，另一个乔治，格奥尔格·特拉克尔^①的一行诗飞入脑海：*In kühlen Zimmern ohne Sinn*。在无意识的冰凉小屋。在不省人事的凉屋内。

“你知道我多大了？”她接着问。

“一百零二岁。”

世纪老人了。

“米娅，你多大了？”

“五十五。”

“还是个孩子。”

还是个孩子。

还有雷吉娜，八十八岁。她在邦登长大，可是逃离外省，嫁给了一个外交官。她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发音带着疏离的味道——大概咬字过重了，既是在国外经年浸润的缘故，我猜也出自虚荣。但这刻意的嗜好随说话的人垂老，再也不能从她的唇齿之间挪步了。雷吉娜流露出歌剧似的脆弱与魅力凝和的气息。丈夫过世后她又结了两次婚——两个男人都猝死——随后好几桩情场纠葛，包括和一个小她十岁

①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 1887—1914），奥地利诗人，被视为奥地利最重要的表现派（Expressionist）艺术家之一。

的风度翩翩的英国人。雷吉娜把我母亲视为知己，一起从当地活动中撷英咀华的闺蜜——比如音乐会、画展，偶尔演个戏。佩格，八十四岁，在比邦登还小的利镇出生长大，中学时遇到丈夫，和他生了六个孩子，于是涌出一大群孙儿，而她尽力纤毫不漏地跟上他们的动态，显得神经元分外健康。最后还有阿比盖尔，九十四了，曾经个头高，但脊椎输给了骨质疏松，伛偻得厉害。此外，她几乎聋了，可从第一次瞥见她，我就肃然起敬。她衣着整洁，裤子和针织套衫都是亲手做的，饰以苹果、马或者舞童图案的嵌花和刺绣。她丈夫离去很久了——有人说死了；有人坚称是离婚。不管什么情形，私家园丁在二战期间或其后消失了，而他的遗孀或者前妻获得了教书的学位，成了小学美术老师。“驼背又耳背，但不是哑巴，”头一回碰面时她断然说道，“想来随时来。我喜欢有人做伴。是三、二、零、四。跟我念，三、二、零、四。”

五个都是爱读书的人，每月一次和几个别的女人参加一个读书俱乐部。我从零言碎语得知，这样的聚会长着竞争的锋芒。母亲在罗灵梅多斯生活期间，不知多少她常日剧场中的人物都离开舞台投身“护理区”，一去不返。母亲坦率地告诉我，一旦有人乔迁，就消失在“一个黑洞”。悲痛减到最轻。五个人生活在来势汹涌的此刻，因为不像年轻人可以泰然地遥想一番终局，她们知道死亡并不抽象。

如果我崩溃出丑这事儿能瞒得住母亲，我会做到的，可是当一个家庭成员被拖走关进疯人院，其他成员就忧心如焚地飞跑而来。我竭力让母亲蒙在鼓里，却颇痛快地透露给妹妹，比阿特丽斯。她接到消息，在我入住南单元两天之后，坐飞机赶到纽约。我没看见他们为她打开玻璃门。那会儿我肯定走神了，因为一直眼巴巴等待着。我想她一眼就瞧见我了。听到高跟鞋坚定的笃笃声，我抬起头，只见她径直迈步过来，坐在公用区滑得离谱的沙发上，把我揽进怀里。一感到她的手指捏紧我的胳膊，我寄居其中的抑制精神的干呛茧儿便散成丝缕，我放声啜泣。比阿轻摇我，抚触我的头。米娅，她说，我的米娅。等黛茜第二次来探望时，我清醒了。起码废墟上部分重建了，我没在她面前恸哭。

泪涌，哀号，尖叫，无端发笑，这些在南单元见惯不怪，常常不惹眼地翻腾而过。错乱是深深的自我沉溺的状态，仅为追踪自我就需要极度的努力。而康复的转折点发生在接纳世界的一抹归来之际，当一人或一物穿门而过。比阿的脸。我妹妹的脸。

我的崩溃让比阿很难过，我也害怕会要了母亲的命。没有。

在小公寓，面对母亲坐着，我不禁想，她对我来说既是人，也是地方。月亮街街角那幢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宅，客厅宽敞，楼上的卧室聚成迷宫。父母居住了逾四十年，父亲去

世后它被变卖了。每当我路过，缺失感就刺痛我，好像自己还是个孩子，弄不懂怎么就让暴发户侵占了旧巢。但是母亲自身就是我归家的所在。凡生存总有着落地，总有既外在又内在的空间感——精神居所。对我而言，疯癫是悬浮。当鲍里斯倏地撤走身体和声音，我飘浮起来。一天，他脱口说出暂停的心愿，就这样了。无疑，他为自己的决定费了一番心思，可我没参与他的定夺。男人出去买烟，再没影儿了。男人对老婆说溜达一圈，没回来吃饭——从此不归。一个冬日那男人拾个身就走了。鲍里斯不吐露他不愉快，也从未告诉我他不想要我了。念头就那么油然而起了。这些男人是谁？等我借“专业帮助”把自己拼凑起来，我回到了从前的、更可靠的地方，M的故土。

的确，妈妈的世界皱缩了，她也随之皱缩了。她吃得太少，我心里嘀咕。任她随心所欲，她调制大盘大盘的生胡萝卜、辣椒和黄瓜，也许再点缀一小片鱼肉或火腿或奶酪。多年来，这个女人烧煮烘烤出足够大部队饕餮的东西，又把食品储藏在地下室巨大的冰箱里。她给我们缝衣服，补毛袜子，把紫铜黄铜磨得锃亮、劲朗。她为聚会做黄油卷儿，插花，将被单晾晒、熨烫，于是你睡进去就闻见明净的太阳味儿。她晚上为我们唱歌，递过来谆谆教诲的阅读材料，审查电影，在不理解的老师面前为女儿辩护。要是谁病了，她就在身边为病孩子搭个床，做家务时不离左右。我爱贴着母亲害病，别是什么呕吐或者真的受折磨，而是恢复期中一点

点长力气。我爱躺在特殊的床上，感受母亲的手停在额头上摸体温，又向上移入我汗淋淋的头发。我爱察觉她的腿靠近我，听她的声音为病弱者婉转出特别的调子，如歌而和煦。不由得我想一直病着，永远缠绵这小床铺，苍白，浪漫，惹人哀怜，半是我，半是昏厥的女伶，但总归安然于母亲的环绕。

现在，有时候，她的手在厨房发抖，盘子或调羹会突然落地。她的衣着还是那么优雅，无可挑剔，可污渍、皱痕、擦得不对劲的鞋都会让她心乱如麻，记得我年轻时她不是这样。我想，闪亮的房子内化了，被闪亮的衣服取代。她的记性时而出错，不过也只是与新事儿或者刚脱口的话相关。她早年曾有近乎超自然的锐利。随着她的老去，我愈见如是而她渐收锋芒，但我们关系中的这点变化似乎无足轻重。尽管孜孜不倦的家务能手消失了，为病孩子搭起小床、左右呵护的女人还坐在对面，光彩未减。

“我以前总觉得你感受得太多了，”她说，又拈起家庭老话题，“你过于敏感了，豌豆上的公主，如今和鲍里斯……”母亲的语调僵硬起来：“他怎么会呢？都六十多岁了。准是疯了……”她瞄我一眼，掩住嘴。

我笑了。

“你还那么美。”母亲说。

“谢谢，妈妈。”这评价无疑是针对鲍里斯的。你凭什么抛弃还那么美的人？“我想让你知道，”我不问自答，“医生

真的说我康复了，这个的确会只犯一次，从此根除。他们相信我回到老样子了——只是稀松平常的神经质——没别的。”

“我觉得教授那个小班对你有好处。你到底乐不乐意？”她的声音被情感绽裂——期待里渗着焦虑。

“嗯，”我说，“不过我从没教过孩子。”

母亲沉吟片刻，又说：“你觉得鲍里斯能甩开这个吗？”

“这个”其实就是“她”，我欣赏母亲的老练。我们不会为之命名。“我不晓得，”我说，“不晓得他心里折腾什么。从来不晓得。”

母亲凄然点点头，好像她全都知道，好像我婚姻中的暗礁是她许久前瞥见的世界剧本的一部分。妈妈，智者。已感知的意义的回响潮水般漫过她的瘦身骨。这没有变。

我沿着罗灵梅多斯之东的走廊踱步，恍然发现自己轻轻哼唱起来，

扑闪，扑闪，小蝙蝠！

我好纳闷你捣鼓的弧！

高过世界你将身纵，

像个茶盘儿切云空。

头一个星期，我利用早晨在租借的桌上静静工作，接着阅读几小时，直到下午探望母亲、与她长聊的时间到了。我听她讲关于波士顿和外公外婆的故事，听她叙述偶尔被哥哥

哈里打断的、诗情画意的中产阶级无波澜的童年。哈里，小淘气，不闹革命，十二岁死于小儿麻痹症，当时母亲九岁，她的世界从此改变。十二月那天母亲叮嘱自己要写下记忆中关于哈里的点点滴滴，她连续写了数月。“哈里的脚停不下来，吃早饭的时候老对着椅子腿晃悠。”“哈里胳膊肘上有个雀斑，像小老鼠。”“我记得有一次哈里躲在壁橱里哭，好避开我的视线。”

大多数晚上，我在自己或母亲那儿给她烧晚饭，端上丰盛的肉、土豆和意大利面，然后我穿过湿漉漉的草丛跨入租来的房子，兀自大发雷霆。狂飙突进。这是谁的戏？弗利德里希·冯·克林格^①。丁零。丁啷。砰。米娅·弗雷德里克森反抗紧张性刺激。狂飙突进。飙泪。砸枕头。女怪兽向太空爆炸，碎片四散，又在邦登小镇落定。在米娅·弗雷德里克森饱受煎熬的大戏院，唯一的观众是墙，不是她的墙，不是鲍里斯·伊兹措维奇，叛徒，恶心鬼，心上人。不是他。不是鲍·伊。无法入睡，除非药理学，烹制一片无梦的空白。

“夜里真难熬，”我说，“我满脑子想着婚姻。”

我能听到 S. 医生的呼吸：“怎样的想法？”

“怒火，憎恨，爱。”

① 弗利德里希·冯·克林格（Friedrich von Klinger, 1752—1831），德国剧作家，小说家。Sturm und Drang，德语，即其剧作《狂飙突进》。